

卷之四



古方略征卷之四

明

婺源臣余懋



袁州臣張自烈

恭閱

省大同諸處供億

監察御史邢雄巡按山西言大同諸處人民歲輸糧草。餉給邊士。供億勞苦。太祖惻然。謂中書省臣曰。軍士戍邊道里險遠。民人供億誠艱。宜少紓其勞。乃命停歲納馬草。若乏用。則給直市之。尋詔山西陝西北平諸衛令軍士依時芟取芻草。以為儲蓄。免致勞。



民。

太祖嘗言兵民相資。兵之衣食。皆出於民。民勤苦倍於兵。而其衣食恒不足。至是給直市芻草。又令軍士自爲儲蓄。厚下安宅之道類如此。

先臣呂柟曰。西北邊糧草。全賴陝西小民肩擔驢馱。謂之空運。近來變而納銀。是以糧草漸乏。不能濟急於一時。故古人貴儲粟。且前人立法。決不可輕易改之。臣按此論與太祖儲蓄之意相符。因

附記于此。

臣自烈謹識

### 置內外衛所

太祖嘗以前代兵多虛數。乃監其失。設置內外衛所。凡一衛統十千戶。一千戶統十百戶。百戶領總旗二。總旗領小旗五。小旗領軍十。皆有實數。至是重定其制。大率以伍千六百人爲一衛。而千百戶總小旗所領之數。則同。遇有事征調。則分統於諸將。無事則散還各衛。管軍官員。不許擅自調用。操練撫綏務在得宜。違者俱論如律。

國初自京師達於郡縣。各立衛所。仿古趙克國羊



祐遺意。令督兵屯種。兵農兼務。法甚善。今皆廢而  
不行。諸所衛官。冗食而已。各旗自漕輓外。供衛官  
使令而已。屯田子粒。官軍迺侵漁而已。兵制之壞。  
莫此爲甚。今天下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十九  
萬。不知此十九萬者。安所用之。及虜寇並起。乃始  
扼腕嘆兵不足用。又從而召募之。兵愈募。則餉愈  
增。餉愈增。則民愈困。將來無窮之禍。蓋有不忍言  
者。藉前此率繇祖法。加以振作。無浸失初制。豈  
至潰裂莫可收拾如今日哉。臣自烈謹識

宣德二年。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各處衛  
所官旗。不能撫恤軍士。多致逃亡。舊例皆有降罰。  
朕寬待之。限一年之內。勾補不完。然後加罪。卿宜  
用心考核。如有不完。必須降罰。古人云。威克厥愛  
允濟。若更因循。則軍政必至廢弛。不可不用意。臣  
按此言深得國初置衛所深意。但專勾補而略  
操練。軍伍雖鮮。逃亡之人。軍政不無廢弛之弊。惜  
張本不計及此。補聖慮未逮耳。臣自熙謹識



勅約束將較

太祖遣使齎勅諭徐達李文忠等曰。將軍總兵塞上。偏裨將較。日務群飲。虜之情僞。未嘗知之。縱欲如此。朕何賴焉。如濟寧侯顧時。六安侯王志。酣飲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朕今奪其俸祿。冀其立功掩過。如猶不悛。當別遣將代還。都督藍玉。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遷民鎮脩城。非今所宜。况軍士疲勞已甚。若又使之力役。不惟供億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計之善也。

深慮如此



信賞必罰。威惠相濟。太祖御將之道至矣。諸將  
廼復有酣飲悖慢。如藍玉顧時者。大將軍紀律安  
在哉。臣自烈謹識

討五關叛蠻

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叛蠻。捷奏至京。

太祖遣使賫勅諭之曰。三苗不仁。自古帝王多撫之  
而終不遵化。是以累世爲良民患。今年朕遣爾率兵  
進討。果有謠略。十一月一日飛捷至京。朕深爲之喜。  
聞諸蠻旣平。獨吳面兒遠遁谿洞。人事異宜。險阻異  
勢。不必窮追。彼惡稔貫盈。自將夷滅。是命內臣尚履  
奉御呂玉詣軍觀兵閱勝。爾其盡心撫綏。以副朕意。  
雖遣內臣觀兵閱勝而已。未嘗分將權也。如唐之



於魚朝恩。宋之於童貫。則自求辛螫。喪師辱國。至今譏之。

臣按漢靈帝時。盧植圍張角於廣宗。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還。繇此觀之。凡遣使詣軍觀兵閱勝。宜先察內臣忠謹。不至如左豐索賂。然後可。不則雖以植之連破張角。不能不就檻車。悔何及哉。臣自烈謹識

### 諭丁玉蓄謀用士

太祖御奉天門。謂左都督丁玉曰。爾近征威茂諸州。

幸已成功。然聞爾在軍中。謀士甚少。間有之。又待之

不得其心。夫為將必先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推誠

待人。則人為我用。若待之不誠。人亦孰肯盡心効用

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是尚。何足

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足。有用一人

之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也。既往之功。幸

焉有成。後將有命。宜審於此。



軍志云蓄恩不倦。以一取萬。惟恩素蓄。謀素和也。丁玉失之。

征威茂諸州有功。復以幸成策其後。此又鼓舞將士之術。臣自烈謹識

論武備不可忘

太祖謂諸武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忘武備。往往至於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以息兵。講武而後可以偃武。若晉撤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撤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而常謹不虞之戒。然則武備可一日忘哉。

○即○洛○水○作○六○師○意



周既定天下。雖戢戈橐矢。兢兢求懿德。保厥土。此  
卽武備之大者。太祖所謂講武治兵。豈徒鍛甲  
砥劍。橋箭索弦已哉。蓋內脩而外攘在其中。猶古  
帝王安不忘危云耳。

太祖謂武備不可忽。自是久安長治之道。然

太祖嘗與諸將論兵政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  
蓄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用兵以戡禍  
亂。及四方承平。只宜脩甲兵。練士卒。使嘗有備也。  
蓋兵能弭禍。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結

怨啓釁。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  
縱不殘軀隕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嘗講武  
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  
意。臣按後世論兵。能三復太祖斯言。庶幾古除  
戎戒不虞之意。不則厲精武事。功不補患。甚非國  
家之福。可不慎與。臣自烈謹識



勅備高麗

太祖詔留高麗使者周誼於京師。而遣通使先還。且勅遼東都指揮使潘敬葉旺曰。禦邊之要。務在深思。所以深思者。必審勢度宜。匪張威武。孰使懷恩。恩威得宜。庶幾制人而不制於人。前者高麗不能如約。假稱計事。遣人詣邊。以覘中國。今留誼於朝。歸其通使。爾等宜縱此人齎誼書歸。更約必以禮來。若復妄遣人至。就邊止還。勿令入境。高麗昔在漢隋唐時。或降或叛。侵擾邊疆。若輕與之交。久則必以奇貨招誘。成



兵故昔人雖不明爲捍禦而必實其邊地者以此也  
今縱與其來亦不可不備

不令高麗招誘戍兵杜漸防微古今守備之策莫  
先於此

臣按永樂中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退牧虜地  
毋入境任剽窺伺深得守邊方略至正統許牧大  
同虜得訶知地險數犯邊繇此益嘆國初邊防

之密如近日虜大入軌陷州郡備不足故也可以

爲戒臣自烈謹識

### 論任官辨邪正

太祖諭吏部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  
不任任官之務當進方正之士邪佞者去之部臣以  
邪正爲難辨太祖曰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  
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易辨也

天地至公而已矣不私者至公之謂也公生明任  
人致治之道盡于此臣自烈謹識



論賞罰勸懲

太祖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

○近代以私愛行賞者○比比

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如此

法傳錄削此非是

不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

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

賞不○足○勸○罰○不○足○懲○誦○君○子○小○人○雜○進○耳○

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

○承○樂○中○王○賢○以○青○鳥○之○術○至○府○尹○

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

○此○不○可○爲○法

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小人僥倖之術。類能令人主不覺。然未有不附左



右而進者。觀蔡京之於童貫。可見。

宋仁宗時。杜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太祖此言。與宋仁宗一揆。僥倖者何自而進。後世諸大臣。見不逮衍多矣。識者耻之。臣自烈謹識

諭徐達等知虜虛實

太祖遣使賫勅諭徐達湯和傅友德曰。今夏及秋。胡人必伏精兵於近塞。以待我師。卿等欲輕騎進擊。不可不深爲謀。必先知彼虛實。乃可行兵。若知彼之計。宜遣三四百人。先入其境。而以精騎繼之。其先行者。必有擒獲。執而詢之。可得情實。有伏則引還。誘其追我。度其行遠勢困。則返擊之。必得其利。無伏則以精兵擣之。可也。若大軍未可出塞。且留營北平。

執擒獲者而詢之。可以得虜情寔。然懼其以僞告



我此尤不可不慎。永樂中丘福等出塞至盧朐河。遇虜游兵擊敗之。乘勝渡河。獲虜酋一人。福飲勞詢之。言本雅失里聞大兵至。甚恐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信其言。喜曰可疾馳擒之。是時虜實伏兵。佯令酋誘致我師者。福令所獲虜酋為鄉導。徑薄虜營。與戰。持二日。虜每戰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福等為虜所執。炮之。全軍皆沒。繇此推之。凡所獲虜酋。或詢之不得其寔。如丘福為虜所給。則悔之靡及。慎防之可也。臣自烈謹識

### 命將直擣雲南

太祖御奉天門。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為右副將軍。統率

將士往征雲南。

先是五年遣翰林待制王禕使雲南招諭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令入朝

禕遂

被殺。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

險易。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於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永寧領長官司四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

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

曲靖。曲靖軍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抗



我師宜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使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師行。太祖出餞於龍江。旌旗蔽天。而上。友德等師至湖廣。命都督郭英、陳桓、胡海率兵五萬。繇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繇辰沅趨貴州。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郭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

路。去河二十里為營。時久雨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斬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繇是雲南諸郡邑皆震。」

出餞龍江。士氣百倍。臣自烈謹識



命諸衛軍士防倭

山東都指揮使司言每歲春發舟師出海巡倭今宜及時發遣太祖曰海道險勿出兵但令諸衛嚴飭軍士防禦之

防虜亦如此

天順中安南黎灝侵占城池西略諸土夷敗於老撾內臣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下安南贖劉大夏匿弗予尚書爲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按大夏此舉深計遠識



卽太祖不出兵巡倭之意。臣自烈謹識

論烏撒諸蠻負固

吉安侯陸仲亨遣使馳奏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  
叛。太祖勅諭傳友德藍王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  
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  
普安烏撒建昌。卽今勢在必守。其東川芒部烏蒙。未  
可遽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烏撒芒部等蠻。戮其  
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蠻負固者尚多。爾  
其慎之。詔至。友德乃遣人會沐英進擊烏撒諸蠻。大  
破之。



太祖嘗言蠻夷小國。不爲中國患者。必不伐之。至負固如烏撒諸蠻。則必蕩除而後已。此王師所以不測也。蓋卽高宗撻伐荆楚之意。與窮黷自別。臣自烈謹識。

諭傳友德取糧爲食

太祖遣使諭穎川侯傳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

英曰。近得報。知盤江道路尚梗。且乏糧食。符到可留

○俞○大○敵○嘗○言○以○守○爲○攻○亦○如○此○

兵四百守水西城。以觀靄翠動靜。普定亦留兵如水

○用○兵○分○合○得○宜○故○勝○

西。且令兩軍合勢。日攻烏撒諸蠻。取糧爲食。彼將奔

命不暇。尚暇擣我空城邪。不然。則士卒饑困矣。

敵勢強則分之。我勢散則合之。分合之間。變化不

測。○兵法云。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智將務食於

敵。日攻諸蠻。取糧爲食亦然。



兩軍合勢。猶率然在山。方能制勝。天啓丙寅間。督撫分關內關外。不相爲用。亦不相爲謀。各自請兵。兵數參差。漫無所攷。如均之閏六月之兵。撫臣疏開關內見兵。不及二萬。督師疏開關內兵五萬有餘。多寡互異。增減懸殊。安望首尾擊應。以制勝哉。邊事支離。卽此一事可見。臣自烈謹識

### 諭吳復等合攻諸蠻

太祖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曰。符到可疾

報征南三將軍。

傳友德沐英藍玉

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

江關索嶺諸蠻。悉蕩除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砦柵。安陸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路。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直擣賊巢。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傍諸土寨。卽未能下。俟三將軍師至。合兵攻之。必克也。勅至。復等進兵攻諸蠻寨。悉下之。



嘉靖中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俞大猷言于督府胡宗憲曰。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貨皆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辟虎方逐鹿。羆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團走哉。于是引兵疾走柘嵩嶺。瞰璉巢。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甚衆。按此深得直搗合攻之法。臣自烈謹識

### 戒勞民爭利

蕪州府巡簡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

太祖謂戶部曰。盡心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

安邊息民。自清心寡欲始。太祖爲宗社計。久遠。



如此。向令德亨言果用。利未得而害隨之。得豈償失哉。

臣按洪武十五年。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嘗于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爐冶鐵。太祖曰。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又洪武二十年軍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絞下絞。上黃

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嘗採取。今錮閉已久。請復開之。太祖謂侍臣曰。凡此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朕聞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豈宜效之。此二事與不聽德亨勞民爭利略同。夫朝廷不忍擾民。戕民。其意不在于規利明矣。然德亨之說。既不用。而王允道丁成。復以冶鐵開礦進。可謂侮法之甚。杖流允道。衆論快之。成獨蒙寬典。何哉。臣自烈謹識。



分設雲南衛戍

太祖遣晉守右衛鎮府李果往西涼諭都督濮英。及守禦都指揮宋晟曰。七月二十日晚。彗星出西北。主有賊兵。出入宜警備。自今回回之地。有馬駝羊畜入境。止遣親信一二人往視。切勿發兵迎之。此輩或假以貿易爲詞。伏賊兵於後也。慎之。遣使諭傅友德藍玉沐英曰。近得報知雲南守禦諸軍。餽餉不足。朕遠度事宜。惟雲南大理楚雄臨安曲靖普定之地。可晉兵守禦。東川芒部烏蒙。則未可也。若烏撒旣克。亦宜



少番兵戍之。其餘士馬悉令討擊未服諸蠻。俟其懾服。然後以東川之兵駐於七星關之南。關在烏撒軍民府城東

南頂有七峰烏撒之北。中為一衛。其餽餉則東川之

民給之。若烏撒立衛。則令烏撒之民給之。或七星關

或烏蒙或芒部立一衛。各俾本土之民給之。自永寧

以南至七星關。中為一衛。令祿照昇子等蠻給之。皆

俾餽餉歲足。如是則兵衛相屬。道路易通。無事則分

此○法○今○日○可○行○兵駐守。有警則合兵勦捕。若分兵散守。深入重山。蠻

夷生變。道路梗塞。則非計也。符至諸將當慎飲食。撫

士卒。俟諸蠻悉定。方可班師。

或攻或守。皆用合勢。兵衛相屬。道路易通。即首尾

擊應之法。臣自烈謹識



諭傅友德等治烏撒

太祖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曰：近者烏撒蠻人叛亂，賊殺官吏，彼蓋未覩大勢軍威，必謂我軍散處，緩不及應，故有此變。

朕觀彼中地勢，既守臨安、楚雄、大理，則曲靖、普安、烏

撒、建昌亦在必守。其東川芒部諸蠻之不服者，必戮

其渠魁，使之畏懼，不敢反覆。若班師，則一衛番兵不

過五千，賊勢若合，豈無數萬衆寡不敵，何以能守。今

止番兵百餘人守城，餘則盡令入山搜捕其黨，使彼

○今○治○盜○者○守○言○撫○非○計○



智窮力屈。誠心款附。方可留兵鎮服。卿等其共圖之。且乘兵勢修治道途。務在平廣。水深則構橋梁。水淺則壘石以成大路。烏撒東川芒部之地。亦皆治之。仍召其土酋。令諭其民。丁各輸糧一碩贍軍。治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不如此不可也。

雖威德兼施。不能不先威次德。以蠻性獷悍難制耳。昔人論治盜。先勝之後安之。又曰小盜安之大

盜勝之。治蠻夷皆然。

臣自烈謹識

### 戒衛所造作

廣州左衛奏請令有司於民間造兵器給軍士以禦倭寇。太祖謂工部臣曰。兵以衛民。今欲禦寇而以兵器役民。是民未被寇先有勞費。非所以安之也。自今天下衛所兵器有缺。宜以軍匠付布政司。聽其置局。以民匠相參造之。毋令衛所造作勞民。

今天下民苦寇餉。蓋亦未被寇而先有勞費者。又况禦寇官軍。往往無功坐食。民何能堪。兵無毫髮衛民之益。而民有億萬養兵之患。此亂之所以日



劇也。宋朱熹曰：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此言得之。臣自烈識戒衛所造作，不獨減勞省費，亦且隱寓防閑。非太祖識深慮遠不及此。臣自勲謹識

論用兵在任將

太祖與學士李翀等論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將。

太祖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皆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璀，為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不專，信之不篤故也。翀曰：惟陛下聖明，深知此失。翀當條陳任將得失

太祖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



摧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後世○非不專任○惜○未○得○可○任○之○人○

任專信篤。御將之要。然必先得其可以信任之人。如穰苴樂羊輩。然後足以成功。它若騎劫趙括諸人。任之雖專。信之雖篤。卒用挫敗。又非必監軍掣肘而後債事也。任將先擇將。擇將先核實。秦王猛知此意。臣自烈謹識

### 諭邊軍就本衛較試

太祖諭兵部臣曰。朕向者以天下既不用兵。軍士閑逸。若不練習。恐猝有調遣。不堪應用。故命天下官軍分番入京較試。行賞罰以示勸懲。今附近衛所已試而遠者未至。恐近邊將士既來。城守空虛。或盜賊乘隙竊發。此又不可不慮。自今邊衛軍士較射止就本衛。不必赴京。其知之。

後○世○且○有○驅○禁○旅○出○勦○流○賊○者

赴京則城守空虛。本衛較射。則練習易懈。須衛所官得其人。明賞罰。示勸懲。官軍庶幾可用。

臣自烈謹識



勅將士巡倭

太祖命將士運糧往遼東。諭之曰。海道險遠。島夷出沒無常。爾等所部將較。毋離部伍。務令整肅以備之。舟回登州。就彼巡捕倭寇。因以立功可也。

舟回巡捕倭寇。因而不擾。人樂爲用。兼可以節餉。洪武十八年。勅靖遠侯葉昇等飭理蓋復金三州城池。俟海運船至。卽以操舟軍士併築之。與舟回捕倭之術同。特事稍別耳。

嘉靖丙辰。徐海擁倭奴入寇。海自擁部下萬餘人。



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下數千人與俱。聲言  
它酋分掠江淮於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  
當窟乍浦下杭州蘇湖。以勝金陵。氣恣甚。巡撫胡  
宗憲方召諸司畫計。夜半聞乍浦圍。宗憲乃分遣  
兵澈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西相犄  
角。海頗聞新總督胡卽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  
鶯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尋罷乍浦圍。不敢復窺  
杭。宗憲以王直據烈港勾倭夷貿易。爲逋逃主。威  
信雄海上。無他罪狀。欲誘而使之陰携其黨。於是

遣辯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直友善者入海諭  
直。直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欵定海關謝  
過。宗憲曰。直旣悔悟。徐海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  
徇其心。疾走人諭海峰。因厚遺謀者。陰過海所曰。  
直已遣子欵定海關。朝廷且赦之矣。新總督威  
名。非曩時比。且仰體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  
不乘是時解甲自謝。它日必爲虜矣。海亦遣酋自  
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宗憲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  
酋。而疏釋其罪。佯諾之。海於是始歸心。願爲死。然



陳東心竊疑海私我遺。猶鞅鞅未之從也。宗憲乃用間縛海書記葉麻。數遣諜厚遺海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東爲薩摩王弟帳下書記。於是出葉麻酋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及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海讀其書流涕。益德宗憲。日夜謀縛東以報。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書記。海因夜得東。卽縛以踐約。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洶洶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旣疑且怨。海亦自度反故島。必爲諸酋

長所賊殺。故內附日固。東黨方日夜襲殺海。宗憲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說海以西沈家庄居東黨。東沈家庄居海部下諸酋。已又令東詐爲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勦爾輩矣。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睘之。私相稍而鬪。海中稍衆大亂。俄而宗憲擐甲叱兵左右列。大呼而入。會風烈。麾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遂沉河死。兵蹈河斬海級以歸。臣按宗憲以廣用間諜。平倭寇。大率皆儀秦諸人之術。海貪而愚。卒墮宗



憲計。後之善禦倭者。當別有方略。徒襲用宗憲故智。而倭狡黠。或出海右。則成功難矣。因附記於此。  
臣自烈謹識

諭沐英等防蠻

太祖遣使賫勅諭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安侯俞通源。四川都指揮使竄正。楚雄衛指揮使袁義。大理衛指揮鄭祥。品甸衛指揮賴鎮。金齒衛指揮李觀。儲傑等曰。近御史李原名歸自平緬。朕聽其所陳。知百夷譎詐之詳。雖百千萬言。無一言可信。繇是觀之。蠻夷反欲窺伺中國。爲我邊患。符至可卽葺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道。須高城深池。固其營柵。多置火鏡。爲守備。賊來勿輕與戰。相機



乃動。往歲雲南軍中遣人至百夷。多貪財貨。不察事勢輕重。張威賈勇。貽笑諸蠻。又因靖江王不才。以大  
理印行令旨。皆非道理。致其侮慢。上累朝廷。繼今不  
許一人往平緬。惟靜以待之。彼若有文移。則大略答  
之。否則勿答應。有職貢之物。皆不得取。如是數年之  
後。則麓川之地。可入版圖矣。卿等固守朕言。毋怠。

大略答之。卽漢文遇南越王之法。

臣自烈謹識

### 諭止高麗入朝

高麗遣使姜淮伯來。奏其權署國事王昌請入朝。

太祖諭其使曰。高麗限隔山海。風殊俗異。歷代以來。雖通貢中國。而向背不常。言多不信。邇年臣執國柄。廢立自繇。旣囚其父而立其子。今請入朝。此豈王之  
意。必執國柄者之所爲也。詭詐之情。昭然可見。自昔  
賢哲之君。若此非爲耳。不欲聞。何也。蓋爲壞彝倫。廢  
君道。無人臣禮。大逆不道。非中國之所宜有耳。使者  
歸語爾高麗。旣自立童子。不必來朝。爾國中賢者自



知是非中國無所與焉且命禮部仍以此咨其國使  
知之又勅遼東都指揮使司曰如高麗王至遼東宜  
燕待之命還其國若使者來勿阻

不許來朝仍燕待之寬嚴得大體中國御夷之道  
可以類推臣自烈謹識

### 詔武臣習武事

府軍左衛軍士告千戶虞讓子端不習武事惟日以

歌曲飲酒為務今勅臣子弟類如此太祖怒命逮治之因詔凡武臣子

弟嗜酒博奕及歌唱詞曲不事武藝或為市肆與民

爭利者皆坐以罪其襲職依前比試不中者與其父

並發邊境守禦不與俸

先是命武臣子弟讀書習武事待其可用予以官

至此乃有不奉法者卒逮治之可謂仁至義盡

臣自烈謹識



遣軍漸逼景東

太祖遣使諭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已知破百夷思

倫發遁去。可遣軍漸逼景東。

景東徼外極邊控扼緬  
僂元日開南國朝置

景府府領編戶八里按元史莊躡王滇漢  
武開西南夷諸葛亮定益州皆未涉其境然夷性頑

獷。苟未引咎乞降。必再入寇。定邊去滇池遠。遲行則

用旬月。速行又難與戰。欲圖萬全。須隨地屯田。堅壁

固壘。相持以俟。大軍四集。然後進伐。前此之勝。微指

揮吳良。堅守小寨。亦幾受侮。爾慎勿輕之。務在持重。

相機決勝。覆其巢穴。乃為善爾。若其納款。請罷兵。可



論以大義。令償我所費金。并進馬萬五千疋。景東累  
喪軍士。令貢象五百、牛三萬、象奴三百人。彼果從命。  
如數入貢。卽許之。

償所費金。非苛求也。覘彼誠否。使我師有備耳。○

隨地屯田。深得誅遠夷之法。臣自烈謹識

詔停遼東營繕

太祖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  
艱苦。况邊境營繕。朕嘗爲卿言。不宜盡力以困之。今  
後作軍士。皆强悍勇士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  
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刼掠。近者高麗表  
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  
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駟有一萬二萬碩。或七八  
萬十數萬碩。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  
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



東地方。皆為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今遼東乏糧。軍士饑困。倘不即發沙嶺倉糧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逋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為之。古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宋宣和七年。郭藥師叛降金。金幹離不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藥師為鄉導。繇是觀之。高麗倘招誘逋逃。必將有為高麗鄉導如郭藥師者。臣自烈謹識

### 論宦官不可掌兵政

太祖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憚。謂侍臣曰。當時甚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權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令使。豈可使之當

○天○啓○間○事○可○以○為○戒○

○舊○制○不○令○讀○書○識○字○良○是○



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若欲杜漸并不宜傳命四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傳命四方輒假威福往往與郡縣抗禮郡縣官且有諂內臣希恩倖者况使之當要路擅兵政乎後世宜以唐末爲戒。

洪武六年冬十月命考究前代糾劾內官之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專察內官失

儀及不法者十年內官供事內廷言及政事。

太祖卽日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制內侍不許讀

書識字十七年勅內官毋預政事凡諸司母與

內官監文移來往凡皆祖制萬世無弊者也獨

正統六年命太監曹吉祥監督征麓川軍務十四

年命曹吉祥等監督討閩寇軍務成化十七年命

太監汪直監督宣府軍務正德中命太監張永谷

大用總督軍務皆與祖制不合至如宣德四年

命謹身大學士戶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使書此



尤教猱升木。悖 祖制之甚者。朝廷爲萬世宗  
社計。自當率繇 祖制。而以正統成化正德不合  
祖制者爲戒。詩曰莫予荦蜂。自求辛螫。追感昌啓  
間事。其爲辛螫也大矣。臣言豈迂而無當者哉。  
臣自烈謹識

諭諸將知軍士能否

太祖諭諸將曰。爾等所統軍士。雖衆寡不同。要必識  
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足相衛。羽翼相蔽。

銓曹宜識此意。

必無喪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否。猝臨戰陣。何  
以應敵。且人家有僮僕。亦須知其能否。矧爲將率而

治○天○下○亦○如○此

不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則勇者効力。智者効謀。鮮  
有不盡心者。苟一槩視之。則勇者退後。而智者韜策  
矣。爾等其識之。

或謂何以識其能否。曰郭遠嘗令偏裨自言所能。



不至倉卒乃求。此可爲諸將法。臣愚謂旣令其自言。而又做司馬光十科嘗試法。隨材器使。則智勇皆出矣。它如趙括房瑄輩。空言無實。不可不察也。  
臣自烈謹識

宋訥議屯田備邊

國子祭酒宋訥上守邊策曰。今海內旣安。蠻夷奉貢。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卒荒。若窮追遠擊。恐大師往返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勞。陛下爲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謹脩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屯兵實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中匈奴帥十餘萬騎。而南欲爲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



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如克國者哉。陛下宜選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克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太祖嘉納之。

訥官國子祭酒。宜專言教諸生條科而止。顧獨倦倦為邊屯計久遠。國初人臣。番心時務如此。近

例如祭酒言及邊事。輒謂其出位。自釋菜課士外。凡所當建白舉行。關繫名教經術者。皆拱默不敢入告。惡在能講求時務哉。天下事宜其日壞而莫救也。臣自烈謹識

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沔陽指揮僉事潘進力修屯田。以足軍食。甲兵精利。遷為雲南右衛指揮同知。觀此益信訥非空言。臣自熙謹識



論漢明帝苛察

侍臣言明帝亦漢之聰明主。太祖曰。人主不以獨

見為明。而以兼聽為明。通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

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為苛察。上苛察則

○明○主○當○三○復○斯○言○  
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上苛察則下急迫。下急迫則兢兢畏威避罪。苟且

矯誣以欺其上。至於欺其上。則下之姦百出。國事

必敗壞。不可復救。或曰。英主戒自用。良然。

太祖嘗命按察司定議事宜。條其憲綱所當務者。



以進。諭之曰。風憲綱紀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爲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卽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卽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風憲矣。臣按人主不以苛察自累。爲人臣者。或苛察見長。則不惟導人主以申韓之學。而凡諸臣所爲。往往害民蠹國。流禍非細。太祖諭戒按察司。蓋深

寓杜漸防微之意。又非獨自戒苛察而已。臣自烈謹識

民視民聽。是謂聰明。若舍人情而矜獨見。則壅蔽之患生。人主雖欲苛察。豈可得哉。太祖通于人情一語。卽寓益戒無拂百姓以從已欲之意。臣自勲識



論漢文帝得失

太祖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至於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卽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其諸將相列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綏。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竇廣國賢。欲相之。以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爲天下用人。何避私嫌乎。此其於君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

卽○不○避○親○讐○之○說○

凡人避嫌者。內不足也。太祖此論。足補漢文所



未及。臣自烈謹識

論致治在任人

大學士朱善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擇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智爲計慮。則利澤施

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番聖慮。

太祖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

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生。然必

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亂也。是任

人爲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

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終始。惟終始如一者。其



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詐似信。  
○此○輩○最○誤○  
○國○然○往○往○固○結○主○眷○  
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今天下病在不能用人。如樞輔任大責重。徃徃擇  
之不嚴。任之不專。雖然。任不專。繇擇不嚴耳。  
臣自  
烈識

### 論宋太宗詒謀不善

太祖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為內藏庫。願謂侍臣  
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  
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  
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  
寶以來。有司計度支用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  
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經費。何以  
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  
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



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詒謀如此。何足  
爲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  
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  
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  
繇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宋自新法行。其設法奪民。甚於加賦。當時病之。而  
唐末之弊尤甚。歐陽脩云。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  
世業之田。取之以租庸調之法。設官有嘗員之數。  
官不濫而易祿。畜兵有府衛之制。兵雖多而無所

損。迨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口分世業。壞而  
爲兼并。租庸調壞而爲兩稅。至於塩鐵轉運屯田  
和羅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卒  
至於亡。臣繇歐陽修之論推之。國家惟不識君民  
一體之意。愈煩愈弊。則邦本虧。而盜賊夷狄乘之。  
後世苟能以唐宋弊政爲戒。而以聖祖之心爲  
心。天下可不勞而治矣。臣自烈謹識



論漢賜民爵

太祖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爲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近○代○有○以○腐○爛○奏○疏○得○官○者○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賜民爵不可。况鬻爵乎。語曰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材。此卽論定後官之意。善乎宋孝宗詔天下



曰。鬻爵非古也。理財有道。樽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通貨財。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補於衆。聽取旨補官。餘一切住罷。後世當以此爲法。○成祖嘗諭兵部尚書劉儁曰。武臣中有鞬韉人。多不識字。難委以政。故只令食祿。遇有警急。則用以征伐。今中國人。亦有冒鞬韉名以避政事者。其曉諭改正。不改正者罪之。國初法制周詳。非獨爵無濫及。卽祿不容苟竊。類如此。臣觀近世學究進士。去鞬韉幾何。卒歷資遷轉至顯官。功實不著。何異賜民爵而聽轉移。職名具存。無煩假鞬韉以希祿利。其弊較冒名避事尤甚。然則今天下求賢審官。使政事無廢壞。豈有不循名責實。而能盡善者哉。臣自烈謹識



論人主聰明壅蔽

太祖與侍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學士劉三  
吾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  
無所蔽。若信任奸邪。隔絕賢路。則視聽聰明為所蔽  
矣。太祖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

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于聲色。外蔽于權  
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安祿山 史思明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

雖田夫野老。皆能言其必有今日者。至是始恍然悔  
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



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賢能。不爲邪佞所惑。則亂安從生哉。

欲廣視聽。宜先任賢能。欲任賢能。宜先屏邪佞。此國家求治之次第也。

太祖嘗與侍臣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喜者矜其所長。則志滿。滿則驕。驕則淫。佞敗日至矣。憂者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故莊王卒霸諸

侯。武侯侵暴鄰國。魏業日衰。人君遜志納善。人臣以道事君。則天下事無不濟矣。臣愚謂人主欲聰明無蔽。自遜志納善始。蓋非虛心受人。則賢才當前而不能用。邪佞雜進而不能退。視聽安得不亂。聰明安得不壅。明主合太祖先後之論觀之。思過半矣。臣自烈謹識



勅燕王防虜

太祖勅燕王曰。邇聞塞上烽火數警。此胡虜之詐。彼欲誘我師出。縱伏兵以邀我也。不可墮其計中。烽火之處。人莫宜近。雖望遠者。亦須去彼三二十里。今秋或有虜騎南行。不寇大寧。卽襲開平。度其人馬不下數萬。豈可不爲之慮。可於西涼召都指揮莊德。張文傑。開平召劉真。宋晟。二都督。遼東召武定侯郭英等。○合○我○勢○以○防○之會兵一處。遼王以都司及護衛馬軍。悉數而出。北平山西亦然。步軍須十五萬。布陣而待。令武定侯劉都



督宋都督翼於左。莊德張文傑都指揮陳用翼於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使彼胡虜莫知端倪。則無不勝矣。兵法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爾其察之。

永樂中丘福爲本雅失里所誘。深入虜營。全軍皆沒。可爲炯戒。

太祖慮虜設伏。故戒望遠者。湏去彼三二十里。至文皇帝建都燕京。彈壓北虜。每歲秋盡。遣將出塞。燒荒。遇虜出沒。卽乘機勦殺。豈遠望者怯。而燒荒

者勇哉。彼方誘我師。此出虜不意。時勢殊也。臣自烈識

臣余垣

較正

臣余維樞



古方略征卷之四終



程